

# 賀子珍情場傷心夢（上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8頁）

## ● 費雲文

### 晚年受到中共較好照顧

毛澤東玩弄過的女人很多，與他有過婚姻關係（包括姘居）的就有五人之多。第一個姓李的鄉下姑娘，是他父母替他做主要進門來的，比他大六歲（結婚時，他十四歲，新娘廿歲）當然談不上愛情，等到他離開家鄉以後，對於這項由父母包辦的婚姻，也就毫無顧念之情，無形中把她遺棄了。

當他在北平混跡時，相當潦倒。幸虧由同鄉楊懷中（湖南長沙人）的介紹，才能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當助理員，每月領取八銀元的微薄工資糊口。因為他和楊家是湖南同鄉，楊懷中又相當照顧他，讓他住在家裡；他竟然近水樓臺的追上楊懷中的女兒開慧，而於民國九年冬天結成夫妻。（他廿七歲，楊十九歲），婚後，楊開慧對他照顧體貼，無微不至，完全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。民國十一年，他夫妻在湖南搞共產活動，生子毛岸英，以後幾年，奔波於上海、廣州、武漢等地，再生岸青、岸龍二子。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，因為國民黨清黨分共，毛澤東發動湖南農

民實行「秋收暴動」，失敗後逃往井岡山，從此與楊開慧永別。民國十九年十月，楊開慧被捕，十一月十四日槍決。

毛澤東的另一個女人，就是聞名國際的江青，抗戰時期在延安先以男女友愛的苟且通姦，再接受中共中央約法三章的條件，才得正式同居，有了名份。文革時期，曾經倚仗毛澤東的撐持，大肆活躍，多作威福。可是，當毛本人倒下以後，她竟然因為想奪權，被帶上「四人幫」的帽子而被判處死刑。（後來雖改無期徒刑，但仍在囚禁之中。）

毛澤東的最後一個女人是張玉鳳，本來是他專車上的服務員，因為年輕貌美，身材嬌好，被他看中，暗示爪牙汪東興，送入懷抱，有了姘居關係，並且為他生了兩個孩子。張玉鳳本來有丈夫，是一個工人，他也只好礙於「毛主席」的威勢，忍辱偷生，淚流滿面的簽署了和張玉鳳的離婚證書。毛死了後，她雖說有揭發「四人幫」陰謀的功勞；但當她要求中共中央承認她生的兩個孩子是毛澤東的親骨肉，給他們好的禮遇照顧時；却不能如願。中共中央將她如何安置，則不

為人所注意和重視了。

以上毛澤東的四個女人，被遺棄的、死了的、被囚的、受冷落的，都沒有好下場。惟有他的另一個女人賀子珍，雖然也曾被他遺棄；但晚年却受到中共比較好的照顧，尤其當她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廿六日去世後，却為她舉行中共比較隆重的治喪禮儀。更難得是，她居然能活到七十五歲的高齡，因生病而壽終正寢。得到個「良死」的好下場。

### 永新一枝花著名搗蛋鬼

賀子珍，本名自珍，小名桂圓，外號石灰佬（寓有叛逆性）江西永新人。本來是個官宦之家。祖父是個舉人，成為地方紳士。父親當過永福縣的知縣，因為正直，喜歡替窮人主持公道；因不合時宜而得罪了人；被上司找個藉口革了職。回到家鄉，在永新縣衙當師爺（秘書、專員、科員之類的職務），替人家寫狀子。又因為替人擔保受牽連，被關進監牢，弄得傾家蕩產。出獄後，為了維持生計，在永新南門外開了家名叫「海天春」的酒店。她母親是廣東梅縣人，曾經讀過

四書五經（在當時是很難得的），生得非常美麗，也很賢淑。

賀子珍生於清宣統二年農曆八月十五日（即一九一〇年九月十八日），有秀美的外貌和堅韌的性格。上面有個兄長敏學，下有妹妹怡。

她十五歲時，在永新的教會學校福音堂小學上學。因為她很漂亮，皮膚白，聰明活潑，人見人愛；於是有了個「永新一枝花」的外號。而在思想上，人事的接觸上，要比一般女孩子早熟得多。

福音堂小學，是芬蘭籍的教士創辦，除了一般課程；還有講聖經，做禮拜等活動；宣傳基督救世的道理：「上帝愛一切人，人們也應該彼此相愛。只有人人都信基督，世界才有安寧，人們才能獲得幸福」。她本來很相信，但有一天發現了一件「中國人不如外國的事」，使她大起反感。

有一天，教士養的狗，偷吃了一個同學帶的飯菜。同學生氣，踢了狗一脚。兩個女教士，居然咬牙切齒的打罵那個同學，還罰他跪在耶穌像前認錯。賀子珍知道這事，非常氣憤，集合了幾個同學，跑到教堂，拉起被罰跪的同學；並且找到那條偷吃的狗，用掃帚狠狠的揍了一頓。

教士們一聽，那還了得？氣勢汹汹的找賀子珍問罪。她却理直氣壯的說出她的心聲：

「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講自由、平等、博愛，每個人都要愛一切人嗎？你們為什麼要打罵我們的同學呢？你們的狗偷吃了我們同學的飯菜，不向他道歉；還要處分他。難道我們中國人，竟然

不如你們外國人的一條狗嗎？」

她這番話，說得教士們目瞪口呆，只好自知理虧的敗興而返，掉頭離去。因此，她成了同學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，漸漸的以她的馬首是瞻了。

從此，她討厭那念不完的聖經和做不完的祈禱，經常破壞聖經課，成為學校的「搗亂份子」。並且還向同學輸導她的想法：「傳教士說的都是騙人的鬼話，基督教救不了窮人，更實現不了世界大同。」

民國十四年三月，國父在北平逝世。永新縣在龍家祠堂門前廣場有一個大規模的追悼會。賀子珍伙同贊成革命的廿幾個同學，前往參加，正要走出校門，就被教士們擋住，不准去，也不准請假。她又站出來抗議說：「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人民愛戴的革命家和愛國志士，他去世了，我們愛自己的祖國，愛民族的英雄，一定要去參加追悼會」。一面說一面帶頭衝了出去。

教士們當然不甘心，第二天把她們召集起來，命她們下跪，向上帝請罪，請求寬恕，否則開除，她仍然不稍屈服，不肯下跪認錯。

學校開除她，家裡也覺得她兄妹三人都太荒唐了；於是把他們鎖在樓上，不許再出去搗亂。可是，這三個初生之犢的年輕人，正狂熱的嚮往革命，那肯甘心被困在斗室之中；於是，都從天窗中爬出去，繼續他們的「學運」活動了。

民國十四年春天，她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為團員，第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，成為永新縣黨部的第一任婦女部長。當時她才十六歲，組成一支

十多人的婦女宣傳隊，下鄉宣傳革命。當時國共合作，她又加入中國國民黨。任國民黨的吉安縣黨部婦女部長、婦女協會組織部長（兼任共黨吉安縣委婦女書記），兄長敏學也參加了共黨。

### 雙槍神射手中共情報員

民國十六年四月，國民黨清黨分共。六月九日，國民黨的軍隊，趁共黨份子在農協會開會的時候，包圍農會，逮捕共黨人員，繳掉「工農赤衛隊」的槍枝。（共黨稱此為六九事件）她的兄長敏學被捕，父親和妹妹下落不明。

消息傳到吉安，共黨徒亦連絡寧岡、蓮花、安福等地農民武裝份子，於當月中旬，聯合攻打永新縣城，營救被捕人等。暴動成功後，成立「永新寧岡革命委員會」，軍事上成立三縣「農民自衛軍隊指揮部」，由賀敏學任黨委書記，「安福農民赤衛軍」領袖王新業任總指揮，寧岡的袁久才，王佐任副總指揮。在永新城設防，準備抗拒國軍的反攻。

「革命委員會」交付賀子珍的任務，是帶領一支赤衛隊守衛永新南門。這支幾十人的赤衛隊，只有三支步槍，其餘的武器，都是些土造的標，根本談不上火力。她却認真的忙得相當起勁，一面挑土修補城牆缺口，分配隊員任務；一面又將城裡的兒童團員也動員了起來。

來攻的國軍先鋒，是一個特務營，以兩個連作試探性的肥城攻擊。賀子珍以居高臨下的優勢，使對方受到損失，而攻勢頓挫。因為她用長槍擊斃「敵軍」二人。於是，共軍的徒弟們，誇大

其辭的贊美她是「神槍手」、「雙槍女將」。

可是，來攻的「敵軍」雖說被打退了。但這只是前哨的試探性戰鬥，後面大軍還有許多。絕對不是烏合之眾的「赤衛軍」所能抵禦。於是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盤據永新的共產黨徒和「自衛軍」連夜抱頭鼠竄的逃出縣城（行李、衣服都拋棄了），向井岡山而去。

民國十六年七月，賀子珍跟隨袁文才、王佐等到達井岡山。十一月，毛澤東也率領搞「秋收起義」失敗的徒眾來到井岡山。次年四月，朱德、陳毅率領因為「南昌起義」失敗的部份軍隊和沿途裹脅的農民也來井岡山，於是聯合組成「中國工農第四軍」。成爲此後竊據禍國的原始基本武力。

民國十七年五月，國軍師長楊如軒，以四個師團的兵力進剿井岡山。中共的軍委交給賀子珍一項任務：帶領十名人員，潛回永新，與當地黨的組織聯繫，蒐集情報；並且暗中組織農民武裝，配合「紅軍」主力作戰。

她在進行秘密任務中途，正在一個莊子活動，却被人發現，報告國軍前來搜捕。她突生急智，一面將情報資料燒掉，一面藏在老百姓臥房蚊帳後面。因爲房內光線昏暗，和房主夫婦的掩護得法，才免去一場災難。第二天跑到另一個村庄，在風聲平靜的環境之下，派人送情報到井岡山。

戰事過後，她以任務已經完成，回到井岡山，受到毛澤東的稱贊：

「你工作得很出色，很有進步。過去一個學

生娃，一個小姐；現在學會了聯繫羣衆，學會了打仗。你成了工農份子，不再是小姐了。」

不久，毛澤東等攻入永新縣城，「紅四軍」在縣城召開「慶祝勝利軍民大會」，在毛澤東、朱德、陳毅講話後；賀子珍也代表永新縣的婦女和青年，上臺講話。一種女兵的裝束，掩不住秀色英姿，激動的訴說永新人民的苦難歷史和今天取得勝利的高興。也感傷的表示：「勝利來之不易，許多好同志流血犧牲了。」真情流露，辭態動人。當臺下的觀衆，熱烈的鼓掌贊揚她，發現她已變得更加成熟可愛的時候；毛澤東看在眼中，也被叩動心弦而對她有「染指」之意了。

### 「愛上」毛澤東竄逃受重傷

在井岡山，賀子珍頭銜不少，是「紅四軍」的政委秘書。「湘贛邊區特委機要秘書」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。經常工作是替毛澤東謄抄文稿，保管文件，整理剪報，照顧生活，本來就比較親近；賀子珍對毛澤東也有了高攀的意願。他們之間，一旦有了男女相戀的情意，又是朝夕相處；在共黨「一杯水」的觀念之下，苟合同居，是無可避免的結果。

中共的「紅七軍軍長」龔楚在「我與紅軍」一書中，曾經記述他們苟合的情形說：

「賀子珍漂亮而活潑，和主席（按即毛澤東）談得很投機，那天晚上，她送了兩隻鷄，兩瓶酒給主席，主席留她吃晚飯，他倆談得更親密。第二天晚上，主席召開永新黨團會議，這位女同志發言最多，而且有見解。會後毛說有要事同她

談談。次日早餐後，賀同志又來了，晚上也沒有回去。第二天的早上九時才起來。毛主席洗過臉後，喜氣洋洋春風滿面的對我們說：『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，由同志愛轉變爲夫婦的愛；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。』那時賀子珍站在毛主席的左邊，帶着羞人答答的笑容。」

當時，毛澤東已三十四歲，賀子珍只有十八歲。毛和賀「愛上了」而有了「夫妻關係的愛」；但却和他海誓山盟正式結婚生有三子的愛妻同志楊開慧，拋到九霄雲外。但楊開慧對他一往情深，時刻掛念，曾於當年（民國十七年）十月，在匿居長沙的娘家賦「懷夫」古詩一首，懷念她那口蜜心劍的丈夫，有云：「念奴遠行人，平波突起伏；足疾已否痊，寒衣是否備？孤眠誰愛護，是否亦淒苦？」

民國十八年一月，毛澤東、朱德、陳毅率「紅四軍」主力游擊贛南，閩西一帶；賀子珍隨軍出發。進展到武陽（在瑞金以南）時，急需了解國軍虛實。乃派宋裕和帶一連人在瑞金城搶報紙，賀子珍也攜帶武器，以女兵姿態，跟隨前往，結果飽載而歸。後來共軍第八次進攻吉安，她又先派妹妹賀怡和周淑女前往偵察情報，然後自己也挺着已懷孕的大肚子率領「紅色娘子軍」若干人跟進，活捉富紳一百五十多人，幹得相當熱烈起勁。

等到了福建龍岩，她生下第一個女孩，因爲形踪不定，乃交付當地農家收養，但從此下落不明，生死無法查考。

民國廿年十一月，中共在瑞金成立「中華蘇

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」，毛澤東當主席。次年十月，賀子珍在福建長汀辛耕別墅醫院（即福音醫院）生一男孩，取名毛毛，很得毛澤東喜愛。

民國廿二年三月，中共政府因逃避中央空軍攻擊，由瑞金遷往沙洲壩。賀子珍任職「軍委機要科」，協助「中央蘇區政府直屬支部」羣衆工作；又在該地生子，三日後即夭折。

民國廿三年十月十四日，中共被國軍圍剿，徹底失敗，突圍西竄。分成三隊：第一爲「中央一隊」，由中共政治局委員兼總書記秦邦憲率領；第二爲「中央二隊」，由革命軍委副主席王稼祥等人率領，都是由瑞金出發。毛澤東則率領第三隊由於都隨紅軍司令部出發。賀子珍被編入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，於十九日下午三時，又挺着個大肚子上了塵途。行前將他的父母和愛子小毛，交給留在「江西蘇區」打游擊的毛澤覃、賀怡代爲照料。（毛澤覃爲毛澤東的弟弟，已與賀怡成婚。因爲他們形跡不定，無法照顧小兒，又轉寄托給別人領養。後來毛澤覃被打死，和寄養人家斷了聯絡。民國三十九年賀怡曾經前往福建尋找小毛，又死於車禍。從此小毛下落不明，不知生死了。）

出發時，休養連走在後面，白天休息，晚上行軍。她因爲身體虛弱，又懷孕；所以免去政治戰士的職務，獲得分配一匹小驢子代步。當她走到貴州白苗族村時，又生下一女孩；處在逃亡中途，只好交給當地農民領養。（後來多次托人尋找，也無下落）

民國廿四年一月，中共在貴州遵義舉行擴大

會議，毛澤東取得黨與軍的實權，有一天，當賀子珍的「休養連」走到盤縣的一個叫豬場的地方，遭受到中央空軍轟擊。她本來已躲藏在路旁的水溝裡。因爲要搶救一個躺在擔架上的傷兵，奮不顧身的跳了出來；却中了另一架飛機所拋擲的炸彈碎片，受傷達十處之多，頓時昏了過去，流血不止，經過醫生急救，夾出彈片，敷了雲南白藥，幾天以後，才甦醒過來。還有氣無力的勉勵別人：「同志們不要難過，我不要緊。不用來管我，快去照顧傷病人員吧！」

由於傷病的人多，而戰馬和擔架很少；她自動向中共組織要求寄放在當地老百姓家中休養，病好再歸隊。毛澤東聽到消息，趕來慰問，並且向她保證：「我們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。」於是趕回他的宿營地，下令擔架班長丁良祥用他自己乘坐的有篷擔架去抬賀子珍。又命馬伏余達木把自己乘騎的小黃馬也牽了去，交待說：「等她好一些，你們抬累了，就讓她騎馬。」當時，毛澤東對她的情愛，關照，真可謂無微不至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
#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壹佰捌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

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。